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唐史論斷 目錄 卷上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　鎔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劉　紳

唐史論斷目錄

卷上

魏公不避形迹

房杜相業

魏鄭公溫彥博論處置降虜

命李靖爲僕射

封禪不著於經

命李靖討吐谷渾

賍權萬紀言利

魏鄭公諫諍

顯慶改元

長孫無忌黔州安置

殺上官儀

乾封改元

追尊祖宗自稱天皇后稱天后

郝處俊諫令后攝政

劉仁軌請李敬元統兵禦吐蕃王師覆敗

裴炎請太后歸政太后殺之

卷中

開元神武皇帝尊號

酸棗縣尉袁楚客上疏諫娛樂

盧懐慎遺表薦宋璟盧從愿

用李林甫平章事

張九齡請斬安禄山

刑罰幾措推功李林甫牛仙客

冊忠王為皇太子

用聚斂臣王鉷

李寶臣為馬承倩所辱復叛

李栖筠卒

開陵陽渠城原州

楊炎貶崖州司馬賜死

陸贄論吐蕃疾疫退軍

盧杞姦邪

李晟論張延賞過惡

疑忌李晟

韋處厚乞相裴度

昭愍遇害

貶杜元穎

辨朋黨

制內臣

鄭覃言開成政事

不能制內臣

殺陳王安王

朱全忠篡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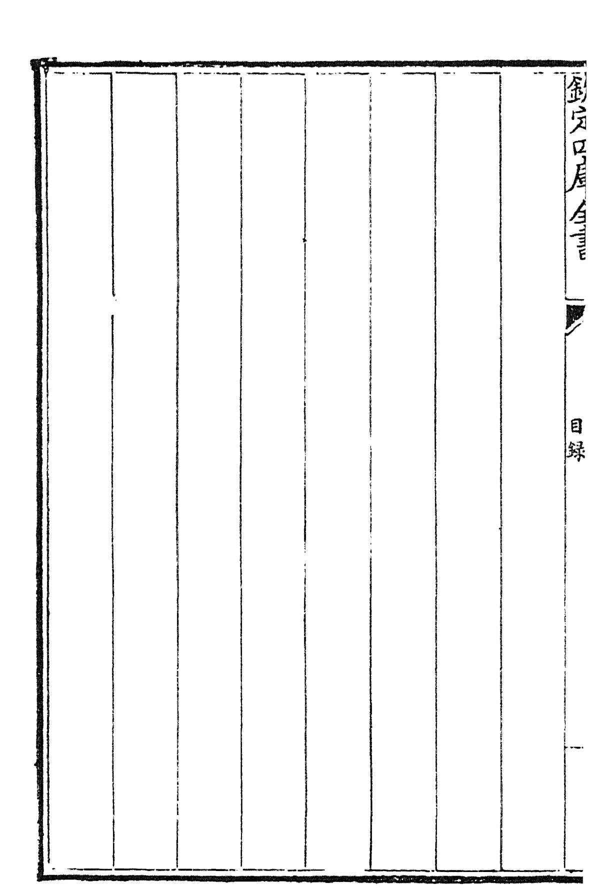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唐史論斷三卷宋孫甫撰甫字之翰陽翟人舉天聖八年進士歷右正言遷天章閣待制河北轉運使兼侍讀甫以劉昫唐書猥𮖐失體改用編年法著唐史記七十五卷其間善惡分明可為龜鑑者復著論以明焉甫没唐史記宣取留禁中世遂不得見惟論斷獨傳于後紹興二十七年嘗鋟板于南

劍州端平間舊板不存復刻于東陽郡甫生平自重此書至于盥手啟笥曾鞏歐陽修所作墓誌行狀及司馬光題跋蘇軾答李廌書亦皆推許甚至朱子語類嘗稱唐論精練說利害如身處親歷之但理不及唐鑑又稱呂伯恭晚年謂唐論勝唐鑑要之也是切於事情只是大綱却不正了云云則極重其議論之精切而惜其不能盡衷於醇正葢甫生平

以氣節自負故所論或不免稍失之偏激然於治亂得失之故指陳鑿鑿實足為考鏡之資讀史者所當與范祖禹唐鑑參觀而互証者也乾隆四十二年八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唐史論斷序

古之史尚書春秋是也二經體不同而意同尚書記治世之事作教之書也故百篇皆由聖人立不以惡事名雖桀紂之惡亦因湯武之事而見不特書也但聖賢順時通變言與事各有所宜爲史者從而記之又經聖人所定典謨訓誥誓命之文體雖不一皆足以作教於世也春秋記亂世之事立法之書也聖人出於季世覩時之亂居下而不能治故立大中之法裁判天下善惡而

明之以王制是聖人於衰亂之時起至治之法非謹其文則不能正時事而垂大典矣此尚書春秋之體所以不同也然尚書記治世之事使聖賢之所為傳之不朽為君者為臣者見為善之效安得不說而行之此勸之之道也其間因見惡事致敗亂之端此又所以為戒也春秋記亂世之事以褒貶代王者之賞罰時之為惡者衆率辯其心迹而貶之使惡名不朽為君者為臣者見為惡之效安得不懼而防之此戒之之道也其間有善

事馬明其心迹而襃之使光輝於世此又所以為勸也
是尚書春秋記治亂雖異其於勸戒則大意同也後之
為史者欲明治亂之本謹戒勸之道不師尚書春秋之
意何以為法至司馬遷修史記破編年體創為紀傳葢
務便於記事也記事便則所取愽故竒異細碎之事皆
載焉雖貫穿羣書才力雄俊於治亂之本勸戒之道則
亂雜而不明矣然有識者短之謂紀傳所記一事分為
數處前後屢出比於編年則文繁此類固所失不細殊

不知又有失之大者夫史之紀事莫大乎治亂君令於上臣行於下臣謀於前君納於後事臧則成否則敗成則治之本敗則亂之由此當謹記之某年君臣有謀議將相有功勲紀多不書必俟其臣殁而備載於傳是人臣得專有其謀議功勲也尚書雖不謹編年之法君臣之事年代有序羲和之業固載於堯典稷契臯夔之功固載於舜典三代君臣之事亦猶是馬遷以人臣謀議功勛與其家行細事雜載於傳中其體便乎復有過差

邪惡之事以召危亂不於當年書之以為深戒豈非失之大者或曰春秋雖編年經目其事傳載本末遷立紀傳亦約是體故劉餗史例曰傳所以釋紀猶春秋之傳焉此可見遷書之不失也答曰春秋聖人立法之書也立法故目其事而斷之明治亂之本所目之事或一句或數句國之典制罔不明人之善惡罔不辨左氏史官也見聖人之經所目之事遂從而傳之雖不能深釋聖人之法記事次序一用編年之體非外春秋經目獨為

記也遷之為紀也周而上多載經典之事固無所發明至秦漢紀並直書其事何嘗有法紀無法傳何釋焉此乃餘附遷而為之辭也或曰史之體必尚編年紀傳不可為乎荅曰為史者習尚紀傳久矣歷代以為大典必論之以復古則泥矣有能編列君臣之事善惡得實不尚僻怪不務繁碎明治亂之本謹勸戒之道雖為紀傳亦可矣必論其至則不若編年體正而文簡也甫嘗有志於史竊慕古史體法欲為之因讀唐之諸書見太宗

功德法制與三代聖王並後帝英明不逮又或不能守其法乃有荒縱狠忌庸懦之君故治少而亂多然有天下三百年由貞觀功德之遠也唐書繁冗遺畧多失體法事或大而不具或小而悉記或一事別出而意不相照怪異猥俗無所不有治亂之迹散於紀傳中雜而不顯此固不足以彰明貞觀功德法制之本一代興衰之由也觀高祖至文宗實録叙事詳備差勝於他書其間文理明白者尤勝焉至治亂之本亦未之明記事務廣

也勸戒之道亦未之著襃貶不精也為史之體亦未之具不為編年之體君臣之事多離而書之也又要切之事或有遺畧君臣善惡之細四方事務之繁或備書之此於為史之道亦甚失矣遂據實錄與書兼采諸家著錄參驗不差足以傳信者修為唐史記舊史之文繁者刪之失去就者改之意不足而有它證者補之事之不要者去之要而遺者增之是非不明者正之用編年之體所以次序君臣之事所書之法雖宗二經文意其體

畧與實録相類者以唐之一代有治有亂不可全法尚書春秋之體又不敢僭作經之名也或曰子之修是書不尚紀傳之體可矣不為書志則郊廟禮樂律歷災祥之事官職刑法食貨州郡之制得無遺乎荅曰郊廟而下固國之巨典急務但記其大要以明法度政教之體其備儀細文則有司之書各有司存為史者難乎具載也自康定元年修是書至皇祐四年草具遂作序述其意更俟刪潤其文後以官守少暇未能備具逮嘉祐元

年成七十五卷是年冬卧病久慮神思日耗不克成就且就其編秩粗成一家況才力不盛叙事不無踈畧然於勸戒之義謹之矣勸戒之切而意遠者著論以明焉欲人君覽之人臣覿之備知致治之因台亂之自邪正之效煥然若繪畫於目前善者從之不善者戒之治道可以常興而亂本可以預弭也論九十二首覿者無忽不止唐之安危常為世鑒矣宋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侍制兼侍讀許州孫甫之翰撰

唐史論斷卷上

宋 孫甫 撰

高祖

召突厥兵

論曰義師之起本於世亂若威德漸盛則四夷款附矣故周武興師致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之衆助牧野之戰漢高平定天下亦有北貊燕人梟騎之助今唐師方起當以德義為勝何乃聽文静一時之謀遽求助於突厥

斯自小也財寶金帛皆民力所致當舉義之始許之夷狄可乎不盡賂之又自失信後突厥恃其微功連歲入寇益由茲失策也

立建成為太子

論曰立太子必嫡長者使天下之心有繫以止爭奪之患也行之乎世固為常法若夫大公之世子不賢尚求聖人以傳大位況長子不賢次子聖乎安得局於常法也唐有天下本秦王之謀秦王功德之大海內屬望其

勢可終爲人臣乎建成自舉義以來無一事可稱道但以年長使居聖子上至愚者知其不可也雖秦王以常禮讓胡不虛其位待天命之歸況受禪之初天下未定何汲汲於立太子也善哉寧王憲讓太子之言曰時平則先嫡長世難則歸有功此萬世不易之論也

殺劉文靜釋裴寂

論曰恩與刑人主之大權也恩當其功刑當其罪則中外勸戒矣反是道何以服人心裴寂劉文靜俱以佐命

為大臣文静才畧功名過寂遠甚高祖任情親寂而疎文静文静失律則除名及與寂有隙出怨言遂聽寂譖殺之寂當將相之任怯而無謀屢為賊敗既入朝不加深罪幸矣顧待彌厚可乎施恩於寂太優用刑於文静太暴二者皆出於私非聖子功德之大人心去矣

殺劉世讓

論曰兵之用間為神妙者以其術之不可窺也高祖歷戰伐多矣用兵之事不可謂不曉劉世讓素有忠義之

名既以知邊機使備突厥方制其要害功效甚明突厥使人入朝言世讓有異謀殊不知世讓既荷任用已有功效何故與突厥通謀況突厥入寇本以馬邑為便今得其地守之是扼其入寇之路也世讓經畫如是戎人反言與已國通謀其情固易察耳高祖不察而殺世讓何昏之甚也

復置十二軍

論曰國之用武固常事不可一日懈也中夏之廣外夷

之衆雖太平之世黠惡者畏威服德而不敢動其心常幸國之有事起而為患爾則武備可一日懈乎況大亂初定人心未寧便欲為安逸之態而偃武事及突厥入寇乃謀遷都以避經世之略何其淺也賴秦王堅議不行謬策令復置十二軍以教諸府之兵中國之威自此盛矣

太宗

放宫人

論曰古之明王嬪御之數著於經典者可見也漢之後宮及千數賢如魏桓者不肯出仕矣葢人君廣置嬪御其損有三侈費甚也内寵多也怨女衆也侈費甚則困民力内寵多則競私謁怨女衆則傷和氣人君之德所損如是賢者以為難諫正而不願仕也況隋煬荒虐自古無比强取良家女置後宮者固無其數高祖初入關放離宮之人還親屬此得美事之一節及受禪安然有其後宮欲不荒淫得乎賴聖子承之立矯其過討出三

千之衆使天下聳動歌詠唐之盛德也

即位改元

論曰或問春秋書國君即位必於元年正月明新君踰年即位改元也此書即位踰年豈春秋之法乎荅曰尚書記天子傳位改元之法舜則曰月正元日禹則曰正月朔旦春秋即位改元之法本於此聖人以舜禹之法為天下之至正也然顧命康王之語記成王崩康王既為天子乃釋冕反喪服葢以先君不書所終之年天子

即位不可一日而虚故於柩前即位明先君傳授之意不及行舜禹之法也但踰年稱君改元亦同其道矣以天子不待踰年即位則諸侯可知也春秋一國之史聖人修之遂見天下大法莫若舜禹至正也元年初即位說者引康誥之文為定以謂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國史書即位以表之此雖明不待踰年即位元年見新君之法不知聖人因而存舜禹之道也況魯侯即位雖稱元年必書王正月者上以明王道之序下以

見諸侯奉王制而即位也若夫修天子之史可不知書元年即位之法乎又後代事艱天子繼統必待踰年稱君勢有不便矣故當依實書之雖略變古法其曰以即位踰年改元亦所以法尚書定位春秋改元見新君之意也

魏鄭公論致治不難

論曰帝王興治之道在觀時而為之觀時在至明至明在至公至明則理無不通至公則事無不正通於理故

能變天下之弊正其事故能立天下之教弊變教立其治不勞而成矣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則聖人之意可見矣或曰孔子言善人為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又言王者必世而後仁何謂也荅曰孔子教為邦者久之之辭也為邦若非聖哲或行仁政未能變通時事功業不速必中道而止故教以久行仁政乃有成功也若以聖哲之道則期月可也但後之為天下者雖欲興起治道多非聖哲之才不能通究時弊

以道變之務速其功以行一時之事故所為駁雜莫復前古之治也觀魏公之論誠得聖人之意文皇能納其言而不惑姦人之論力變時弊以行王道嗚呼明哉大亂之後興立教法不急其功致時太平德流於後嗚呼公哉

中書門下議事使諫官預聞

論曰太宗之任諫官真得其道夫天下之務至廣也軍國之機至要也雖明主聽斷賢相謀議思慮之失亦不

能免一失則為害不細必藉忠良之士諫正夫忠良之士論治體補國事乃其志也能密有所助則亦志伸而道行豈必欲彰君過而取高名哉當君相議事之際使諫官預聞得以闕說或有闕失從而正之天下但覩朝政之得宜不知諫者之何言上下誠通國體豈不美乎況大臣論事以諫官規正於人君之前安有不公之議茲亦制御大臣使之無過之術爾若以諫官小臣不可預聞國議必衆知闕失方許諫正事或已行而不可救

過或已彰而不可言故剛直之臣有激訐不顧以争之者君從之猶掩其過君或不從則君之過大臣之罪愈大矣太宗任諫官可謂得其道

責封倫舉賢

論曰封倫真姦人太宗真能照姦人之情者也大臣之職薦達人材固非細事天下之大中外之任可容一日之才乎然人之才有能有不能器而使之衆職舉矣豈有人主責其舉賢已未嘗推薦但言無奇才異能上欲

欺主之明下欲蔽天下之善此真姦人也葢姦人不樂進賢其情有三保位固寵常懼失之以賢者既用必建立功業掩巳之名見巳之過名減過露則位不能保寵不能固此不樂進賢之情一也又姦人立私必人附巳乃引之賢者懷才安命進退以道固不肯趨附姦人以謂不附巳而引之則不知巳之恩不知巳之恩則不為巳之黨此所以不樂進賢之情二也姦人無至公待人之心心既不公知人不明雖遇賢才不能深識慮引而

進之或有大過為已之累此不樂進賢之情三也封倫之情正在於此太宗以前代未嘗之人折之使慚懼無辭可謂能照姦人之情者也國有姦如封倫者世世不無人主能照其情而責之則公卿悚動賢者進矣

定朝廷之制

論曰太宗定天下之功固天擅神武英才不待賛論而赫赫於無窮矣其朝廷之制又如是宜乎貞觀之治也夫定官之員不務多而務擇賢則不賢者安得用矣大

臣議事使諫官御史史官並從而入或正其失或糾其非或書其過則大臣安敢不正議矣諸司長官正衙奏事使衆臣共聞之屬官不得奏本司外事非至公之事人不敢言則陰邪之事自絕矣踈賤之人言事者令門下司引奏又置立仗馬以備急事則天下之情無不達矣內侍皆黃衣給事宮掖則姦人無所附而事權不假於人矣數者皆朝廷大法為人君者能遵行之雖未能及貞觀之治朝廷必尊而天下可治也何哉官少而賢

必擇之精也大臣不敢曲議必聽之明也諸司官無邪言必制之公也言事者無壅而人情盡達必采之詳也內侍不預事必制之嚴也數者非太宗英睿不能盡其道人君資性至此者鮮矣然設官少而務擇賢使諫官輩預聞大臣之議而救其失諸司奏事明陳於庭使賤者言事無壅不任內侍以事必久其制而力行之雖不逮太宗之英睿朝廷豈不尊天下豈不治也

任用房杜

論曰人主之任大臣不可不專亦不可專若深知其人可付國事不專任之何以責成功益任專則責重責重則人必盡其才力也若知人未至而專任之茍無成功則有敗事又或竊擅威福有難制之患二者惟在人主審之不可一失失則事機難追矣太宗可謂能審任人之術者也知房喬杜如晦之賢而付以國事房杜方盡心職事已著功效陳師合以平常之見欲移主意如晦奏其事意似不廣然慮小臣間言漸害於事故言之爾

太宗不惑師合之言喬如晦荷信任如是敢不盡其才力乎此所以成太平之治也然有太宗之明房杜之賢則可以專任而不容人言人主知人未至當審其付任不可執此以為法

殺盧祖尚

論曰人主操天下之勢不可一日失威令威令一失則下起慢上之漸漸若不止則綱紀弛而權移於下何以操天下之利勢故曰人主不可一日失威令也然威令

之行不可過中過中則暴暴則人心離矣太宗之用威令誠得其術故內外之臣聞一令罔不靡然從之此無他聰明之性至公之心剛嚴之體御於內外也盧祖尚丁其時荷其任乃委曲思慮以身為計遂成驕慢之態宜乎獲罪矣然殺戮刑之極施於驕慢之罪此似過中人臣驕慢則殺之復有罪之極者何以加刑若祖尚之罪逐於遐裔而永棄之未至失威令也

魏公不避形迹

論曰人臣之任國事莫若知無不為一存形迹非公忠之道也且如有賢才滯於下或已之親舊也或權勢之親戚也以此避嫌而不舉又如臣下忤犯主怒枉為人譖將被刑戮將行竄逐其人或已之親舊也或權勢之親舊也以此避黨而不辨又如有姦惡之人將為國患其人或已之所不足者或權勢之所不足者以此避疑而不言凡此之類皆存形迹也人臣存形迹為身之謀爾非所以為國計也夫有賢未用國之失也殺逐無辜

君之過也姦人將起時之患也為人臣者知國之失而不陳見君之過而不正觀時之患而不救但曰我存形迹此罪不細故謂非公忠之道也溫彦博因魏公為人所譖遂言人臣須存形迹此不忠之言也賴魏公自陳太宗尋悟其事非君臣相信幾失大公之道

房杜相業

論曰或問房杜之相謀議施為不見赫赫之事而世大賢之何也答曰宰相之功何必赫赫觀時事如何耳房

杜自秦府遇主講天下事固詳太宗即位遂命作相付任之專不與他相同乃得盡心助治致時太平以事明之其功可見宰相之任莫先乎正官職用賢才若官得其才宰相總其大要庶事舉而天下治矣貞觀元年房杜定文武官六百四十員官既少則才可擇才可擇則官不濫官不濫則職自舉況公於取士各盡其才以房杜得佐主興治之要道也以至臺閣規模典章文物皆其所定又防姦邪抑權倖各有著法大槩如此不惟一

時之治固足以垂憲於後也其他軍國機務雖謀議不著每籌事太宗從之以太宗之英睿專任二相而從其所籌其賢又可知也即貞觀時事之治二相之功可見矣或曰貞觀四年天下大治太宗惟稱魏公之力不及房杜何也荅曰貞觀之初太宗求治方切魏公專論王道封倫橫議以沮之太宗不惑姦言力行王道及天下之治也嘉賢人之論足以明道故稱魏公之力嫉小人之言惜不能使之慚悔故恨封倫之不見其言自不及

房杜也然魏公議臣也房杜宰相也魏公論其治體房杜助其施為爾後世賢房杜而不見其功者惟詳觀太宗專任之意貞觀時事之要可也

魏鄭公温彦博論處置降虜

論曰安邊之術其難哉以太宗之英明魏公之辯論豈不能察夷狄之情定安危之計何至納温彦博曲議處虜内地仍擇酋長備官京師慮之不審乃如是乎夷狄之態弱則伏人强則為患禮義不能移其性仁恩不能

懷其心從古而然也頡利之敗其部落之降者豈慕德義而來正為逃死之計耳置之塞外分酋長以立之足示好生之德何過處置有差也葢太宗以雄才大略平突厥意破亡之餘不能為患但以大度畜之至仁懷之夸大盛德以示萬世故忽其事也不然彥博之議突厥餘衆若遣居河南綏懷德惠終無叛逆此固妄言豈能惑其聰明哉及數年有變始徙降戎塞外乃悔今日之失也

命李靖為僕射

論曰太宗之明李靖之賢君臣之心可無間矣況靖深入虜地方成大功安得容讒人之言且謂靖軍無綱紀致以虜中奇貨散於亂兵之手此不識事體之言也靖善用兵法令素整以少精騎深入虜中無綱紀安能成功乎虜中奇貨若果有之散之兵衆正得其宜突厥凌中國久矣一日平之張天威雪國恥安邊寧人非靖盡心兵衆盡力何以成此功且寳貨散之軍衆是上不奉

君欲下足恩衆心吾謂正得事宜但不知寳貨之有無爾太宗為君何至以竒寳為意猜疑賢將尚頼仁明之德不行重責靖之忠誠無所觖望不然君臣之間兩有大過矣及數月始悟其事命靖為相亦足光其功德宜罪譛人以戒於後世可也

封禪不著於經

論曰封禪之文不著於經典秦漢諸儒用管仲説以為帝王盛德之事無大此禮故秦皇漢武行之儀物侈大

自謂光輝無窮然封禪之後災異數至天下多事益繁費生靈干動和氣所致則崇尚此禮惡足以當天意哉況此禮不著於經典也司馬遷作封禪書引經典之文但巡守之禮耳帝王巡守每至方嶽必燔柴以告至非謂自陳功於天也帝王治天下能以功德濟生民致時太平則天必祐之以永久之福郊祀之禮足伸其報何待自告其功也太宗謂事天至誠掃地足以致敬何必登山封數尺之土此實至論

命李靖討吐谷渾

論曰天子善任人而能主威柄則大臣不驕大臣不驕則中外自肅太宗以吐谷渾拒命一日謂侍臣曰欲李靖為帥討之靖功名之大為當世勛臣首方以老病居家聞其言亟見執政請行太宗使大臣如是功名不逮於靖筋力未衰於靖者敢驕慢乎人臣不敢驕慢則各盡才節人臣各盡才節天下事不足治矣天子使人至是者無他善任人而能主威柄也

貶權萬紀言利

論曰觀太宗罪萬紀言利真得天子之體天子為天下所尊非止威勢之重由仁德之髙也仁德之本莫大乎愛民愛民之要莫先於節用用之有節天下貢賦之入歲有餘矣何至殫山澤之利以困人力乎然自三代之衰秦漢而下人君好利者多由所為侈大而用無節也天下貢賦之入不足以充其費姦人得以言利矣人君顧所用不足必説其言而從之好利日甚人力必窮人

力窮則危亂自至縱未至危亂天子言為令動為法以好利聞於天下豈有其體哉太宗斥言利之臣無他能自節用外謹制度絶權倖無過費耳貞觀一朝其事可見初出宮人三千天下固已頌其仁愛及宮中欲修一殿則想秦始皇之過不起其役體不耐熱公卿請營二閣以避繁暑亦念漢文罷露臺之意不從其請將幸東都勅預修乾陽殿給事中張元素極言隋室修乾陽勞民之事嘉其言立止出降長樂公主勅有司資送倍於

長公主魏鄭公引故事言長公主尊於公主豈得以親愛資送厚於長公主上納其言遂不越禮其設官之制命宰相定其員位文武官止六百四十員多得才能而無冗食其養兵之法畿内及諸路府兵止六十萬惟元從禁軍三萬及府兵番兵或出征者有所給外皆散之農畝而養馬其行賞之事功者厚賢者禮内無嬖人私其恩外無倖臣竊其澤天下歲入之物有餘用矣故薄賦歛厚風俗其道德與前代聖主並所為有天子之體

矣嗚呼為天子者皆可以至是可至是而不至者由所為侈大制度不立權倖不抑所致耳所為侈大物力固難以給若制度不立則庶事無節而冗費益甚權倖不抑則姦人競附而私恩益廣天子雖獨尚儉德亦何能省用太宗自節其用復能謹制度絶權倖所以不取山澤之利不困生民之力而財自豐為天子而得其體著仁德於無窮也

魏鄭公諫諍

論曰魏公以忠直稱歷數百年而乃愈高李翺論修史之法則曰假如傳魏徵但記其諫諍之詞足以見正直是魏公得諫諍之道其言足以傳信於後也貞觀十年魏公三上疏乃諫諍之著者然不過諫侈逸明任人平刑賞辨忠邪及引前代治亂為說未嘗深言君過亦不及安危大計詳味其意尤見當時高致夫不深言君過君無大過也不及安危大計君能自主威福了天下大事也君無大過能了大事真英主也但政有小失則諫

之引前代治亂為戒使不至於甚此所以為忠也魏公事英主力賛治道已成太平之治見其小失尚孜孜諫諍以防其甚如事中常之主天下未治其君或有大過魏公之諫必危切至安危大計必忘身以争也葢輔相之道不至此不足以為忠魏公之心後之為相者宜詳之

以高昌為州縣

論曰中夏之於四夷天分内外之地也故嗜好不同服

用不類禮義不能化人情不可通地形險固自限其所帝王能以德服而威制之常使不為中夏患則上策也安可恃盛大之勢因夷狄拒命而伐之遂强有其地一强有其地不惟中夏之人苦戍守之勞又使諸戎謂中夏利其土壤各懷恐懼俟時乘隙合從為患矣以太宗威勢州縣高昌之地雖保無他魏公尚以為不可則帝王威勢之不逮太宗者慎無貪戎土以起大患也

立晉王為太子

論曰王者立太子以嫡以年以德固有常理若嫡與年者或昏庸或過惡固不可不擇於諸子也擇之之法取衆望決已意則天下歸心矣太宗英主也斷大事未嘗有疑晚年牽愛不能定一子泰長而有過立晉王無疑何至投牀自若取決於無忌之言太子君之副社稷之本豈使一臣立之仍命拜謝賴太子良善人情可屬無忌終不擅其恩不如是必起亂階矣

親征高麗

論曰貞觀中天下治平四夷賓服天子威德甚盛太宗練兵帥尚功名其志甚鋭以此不衰怠之意臨天下可預防患難求保太平之業也但因一遠夷之臣殺主害民復侵陵鄰國詔罷兵不聽然彼有罪豈預中國之事命一二將帥出師境上示征討救援之勢使畏威懷德足為天子能事何至決親征之計乎忠賢交諫莫非若言李勣一議堅不可動遂舉中國數萬之衆驅之異域輕其性命已似忍心況以萬乘之尊與遠夷爭勝又自

輕之甚雖平遼東數城破延壽大軍何足益其威德若
延壽納對盧之計危可測乎此蓋太宗英雄自恃忽於
深慮李勣順意生事遂成誤計且初議伐遼褚遂良諫
止其事太宗然之勣至追述延陀犯邊聖策本欲追擊
由魏徵苦諫致失事機以此激之遂定親征之議及敗
延壽之衆太宗下馬謝天則危心可知矣語從行軍人
戰死者加勛級牓殯地則中國士衆殞命於遠夷可知
矣天子荷宗廟社稷之重為天下生靈之主一旦不因

中國之事履危難輕人命威德無乃損乎且李勣追咎魏徵諫擊延陀事謂之失策如延陀犯邊太宗命將禦之大破其衆以示中國之威不追擊之亦未為失高麗本不敢犯邊何至親征乎勣順意生事無以逃其罪矣房喬忍死上表懇諫伐遼賢哉

劉洎賜死

論曰劉洎之死據舊史所書由褚遂良之譖也然伐遼之行太宗諭洎輔翼太子之意洎有誅大臣之對時已

責其踈健太宗至自遼東不豫洎謁見而深憂之復言誅大臣事亦與前踈健之語何異儻為遂良所奏太宗疊前怒殺之迹其事狀近於是矣若洎止憂聖體絶無他語又引馬周自明周對與洎不異太宗何至偏信遂良遽誅大臣乎況洎有罪而周隱之又安得止罪洎而不責周也葢遂良後諫廢立皇后事以忠直被譴姦人從而譖搆之惟恐其無罪故劉洎之子訴寃李義府助之賴樂彥瑋力辯其事遂良譖洎之言當出於此矣又

貞觀實録本敬播所修號為詳正後許敬宗專修史之任頗以愛憎改易舊文則遂良譖洎之事安可信乎

後宫不著名

論曰帝王於後宫恩寵過厚非賢德者鮮不干預時事著名於外蓋寵過厚則言易入言易入則事可動後宫至可動帝王以事則姦邪附之著名於外又況親族竊恩競為氣勢内寵至此小則破家之禍大則為國之患必然之勢也太宗在位歲久後宫不無寵嬖但外不聞

何人耳惟徐充容以恩顧稱絶不干預外事後能諫諍君失則貞觀宫闈之政可知矣後代不能遵守神龍中上官昭容等招權於外廣植姦黨天寶中楊貴妃專勢於時務强親屬國事既亂數婦人及其家皆不免誅戮噫上世淳風既往人主之尊為天下所奉制度必如古簡朴或不能則宫室服用既過於古矣雖英明之君為外物所誘必有侈樂之意意有侈樂於後宫豈無所嬖寵在人情未為大過也既嬖之居處服玩充其欲足矣

何至容其私謁以干國事使戚屬倚之以作勢姦人附之以竊權氣燄既成必生禍患而後已則人君於後宮或有嬖寵能以貞觀為法不惟不使亂政亦所以安全之也

降李勣為疊州都督

論曰君待臣以道臣以道報之君待臣以利臣以利報之此歷代君臣之常理也太宗用李勣有本有末其謀謨智力立功立事為大臣固宜然以勣能不負李密尤

信其心使輔太子正爲此節勣雖髙勲重望位尚書預中書門下事寵巳至矣使輔太子敢不盡力乎何至無故譴逐使太子他日授以僕射且人受恩於父兄未有不厚其子弟者况天子以大位授人又寵信之豈於太子不盡力耶然勣忠義之士但風氣英豪非感激不能盡節一日無故逐之使不無怏怏太子雖授以僕射勣之機心豈不曉其利誘乎至廢立皇后之際不肯盡忠雖勣無大臣節亦太宗以利啟其心也

高宗

命李勣為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

論曰唐宋魏晉而下歴代任宰相之制以僕射侍中中書令為正宰相故僕射二品侍中中書令三品同中書門下三品由李勣自尚書授詹事詹事卑於尚書藉其輔翼太子故授之同中書門下三品者得預聞國政此侍中中書令之任也今勣授開府儀同三司又改授僕射品已高而曰同三品故蘇冕會要駮其事曰李勣遷

開府儀同三司又改僕射開府從一品僕射從二品今反同三品者豈不與立號之意乖乎杜佑通典曰同中書門下三品當以階卑官高令所給祿秩同品耳據此似非位署後同三品者止記初命率不以為位號也

褚遂良諫廢立皇后

論曰高宗即位數年奉先帝成法以臨天下頗得守文之體一日昏惑自恣不奉天戒雖前代荒亂之主少過之者天子之貴嬪御之衆何至私先帝才人使逞陰譎

之計搆陷中宫為國大醜且高宗自晉邸升皇儲即位之年地震於晉久而不止是必天意以陰盛為戒也夫太宗臨終顧無忌遂良稱好兒好婦是以國家事付託於大臣也武氏詭計初行方議廢立遂良以死爭之是不負先帝付託也嗚呼先帝付託於臨終天地示戒於連年大臣力爭於所議稍近中常之主當知事理甚明不可不念況高宗幼為聖父教訓正人輔導豈全不辨事理乎但内惑嬖者之計外納姦人之言上不奉天戒

次不遵父命下不顧忠議徇一時之欲以至於此心知王皇后無辜而憫之及為嬖者戕賊亦卒不問此又孱懦之態甚矣使文武之臣蕃夷之長共朝嬖者此又亂禮之甚前代未之有也卒使嬖者擅人主之權害宗室殺大臣幾移宗社實高宗之過也然高宗之過雖姦黨所賛亦由李勣徹言于志寧顧望所致耳李勣荷先帝付託于志寧任宰弼之重若稍助遂良及無忌韓瑗來濟之言姦黨豈能動乎是極諫高宗之過者遂良也成

就高宗之過者李勣志寧也故書曰右僕射河南郡公褚遂良諫廢立皇后降潭州都督書其官爵明大臣之任也諫廢立明廢者不當廢立者不當立也因諫而降明無罪也遣勣志寧立皇后不書其官但名之明勣志寧無大臣節賤之也書臨軒立后而不曰帝見高宗無人君之體也

顯慶改元

論曰人君即位之年謂之元年元始也人君布政自此

始故首月謂之正月取其正始之義也厥後以數繼之終於一世此前古不易之法也至漢文惑方士之言改後元年始變古制孝武因事別立年名歷代帝王皆遵尚之唐武德貞觀雖為年號亦終其身高宗不奉祖宗之法且在位七年矣而謂之元年於理安乎若以立太子之始得以改元不知天下事統於天子乎太子乎事不師古而至於此曰大臣昧於經義也

長孫無忌黔州安置

論曰人主之惑讒言由不知其人爲蔽耳高宗於許敬宗非不知其人也如敬宗修太宗實錄移威鳳賦事高宗明知不足傳信修史尚高下其手他事固不可信矣鞫獄之際所嫉之人事外言其大罪豈得信乎況無忌親則元舅位則三公忠亮之誠許國甚至一姦人譖之不自臨問遂竄遐裔此非不知敬宗之誣謗無忌之非辜正欲快嬖者之意使元舅以勲德重望竄死遐徼不惟昏塞之過實不仁不孝之甚也





殺上官儀

論曰易有君不密失臣之戒春秋有君漏言之譏聖人立法使人君與臣下謀議不可輕脱漏露致罹其患故申於易著於春秋丁寧如是也況君秉怒自謀使臣預議一日推過於臣而殺之豈人君之道髙宗立武后過惡甚矣后延邪人行厭勝決廢之固宜方與上官儀定議后遽自申訴兹以不密所致若便行廢黜后亦何所為反懼后怒言儀教我此乃婦人童子之態遂使姦人

乘后之意搆皇太子大臣殺之士大夫無事被逐者甚衆后威權日盛養成簒奪之勢皆由高宗不君也

乾封改元

論曰太宗以功德平治天下其朝廷之事則賢才在位法度施設其生民之樂則刑罰幾措歲時屢穰其四夷之服則大者來臣小者安怗前古聖王之治何以加焉尚謂封禪盛德之事慮已所為未當天心終不行其禮高宗在位十餘年雖賴先帝遺德生民安業四夷不動

奈朝廷之事姦人亂政忠賢竄戮太子廢殺臨朝聽斷則中宮垂簾威福不專於已此大亂已見有何功德可以告成葢徇后之欲舉希闊儀物誇耀天下耳登封之後歲饑民困日食彗見連年不已豈非功德之薄妄告於天又千乘萬騎之行勞費民力干動和氣所致與姦人預慮天時不順先引漢乾封故事建爲年號若以歲旱爲乾封則民之饑困災變頻仍是果天祐哉爲天下者切戒於此勿輕議盛德之事

追尊祖宗自稱天皇后稱天后

論曰謚所以尊名也古之天子諸侯卿大夫善名雖多惟取一大善為稱不使名浮於實也歴代帝王謚號或實或虛不能盡如古制然必以祔廟之始一二字為定也唐高祖起義兵雖出太宗之謀然親平大亂成就王業謚武宜矣太宗以武功定天下即位之後行王道致太平推誠人心幾致刑措綱紀號令與治古同謚文宜矣今高祖曰神堯不惟越禮適所以辱之高祖於堯之

道安可擬議況稱曰神堯人必謂其名不稱既知不稱豈非辱之太宗加武與聖此不謂過但廟號久定而增其名又豈禮乎二后號神聖尤乖其實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豈中宮之位可當其號此武后自欲尊大妄稱天后高宗遂稱天皇因追尊祖宗二后用掩其迹嗚呼天子徇后之欲借大其稱瀆祖宗亂典禮此高宗之過也高宗之過亦由大臣有司不守經義逢君之惡所致爾

郝處俊諫令后攝政

論曰處俊諫高宗不令武后攝政可謂社稷之臣也自上官儀被殺高宗為后所制奪其威權內外畏之無敢忤其意者高宗雖因目疾欲令攝政亦勢逼而然處俊不顧禍患懇諫其事至引魏文不許皇后臨朝為證是時處俊之心止知有社稷之計不知有身計也言既激切又得義琰為助雖昏主悍后義不能違夫人臣事君見大過而不敢言臨大節而不敢當者正欲保位避禍

也處俊當后擅權上下危逼之際忠言確論力救其事義琰協心助為之言二公終保大位不罹其禍如于志寧輩預廢立皇后之議顧望不言乃保位避禍之意也然終不免譴黜一刺史而歿但得畏懦不忠之名為世所罪又豈能保位避禍乎然則事君者固不可自計利害也邪正在於所守禍福繫於所值所守者節也不可不固所值者時也此不可必惟能不失忠義大節則窮通死生賢矣

劉仁軌請李敬元統兵禦吐蕃王師覆敗

論曰王者能知人能駕馭臣下則不敢欺矣將相不忌賢不私怨則國事濟矣李敬玄不練邊事與劉仁軌立異此廟堂之上恥所不能忌其賢而違其議也仁軌知李令非將帥才決請鎮守使之敗辱此恃其功名欺君以逞私怒也高宗不察李令不能統兵但徇仁軌意遣之尋致兵師敗衂自損國威此昧於知人之明矣馭臣之術一舉而君臣之間俱不免過然仁軌之過大矣

中宗

裴炎請太后歸政太后殺之

論曰裴炎死雖由直議迹其本末自取之也武后篡奪之勢非一朝一夕為之方欲因事立威以震慴中外然後行其所謀中宗即位之初過寵后父炎力爭之因有讓國之言葢一時忿激之詞也炎諫於外武后制於内一孱主豈能有為何得因一時忿激之詞便謂不堪輔佐遽行廢立葢炎自以忤意預憂禍及遂附武后為之

謀爾殊不知后既能廢帝立少子天下之權皆出於巳其勢至此事肯巳乎況素有異謀也炎方區區諫正其過又請復政少子盜欲取人奇寶巳預其謀旣使得之乃以廉恥為責令歸其寶言得從乎言旣不從禍可免乎故曰炎之死亦自取之也夫為人臣者雖當盡力於事在擇主之正與不正爾主不正而盡力鮮有不罹其禍者葢共事之時知其計畫所長用心所向得志之後必慮復與人謀則不利於巳故有忌之之意炎與劉褘

之程務挺輩相繼被戮皆自取之也

不稱武后年名

論曰武后僭竊位號唐史臣修實錄撰國史者皆為立紀繫后事於帝王之年列偽國於有唐之史名體大亂史法大失矣後史臣沈旣濟奏議曰中宗以始年登大位季年復大業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足以表年昔魯昭公之出也春秋歳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雖失位不敢廢也今請併太后紀合中宗紀每於歳

首必書中宗所居曰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則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庶名不失正禮不違常此得春秋之法足正唐史之失也故從其議書武后事於中宗紀中武后改年皆是妄作今起嗣聖繼以景龍武后所改但存其名備證它事而不以表年焉所以正帝統而黜僭號也

狄仁傑薦張柬之為相

論曰觀武后用張柬之見其任賢之術也武后臨朝僭

竊二十餘年所用之人姦正相半葢后俊智之性有過於人謂不用姦人無以成已欲不用賢人無以庇已過然持大權者多賢才也如狄仁傑姚元崇相於內婁師德郭元振將於外天下事何慮乎故雖兇殘不道不至禍敗者以此也當仁傑崇相國才謀之士不足於時尚孜孜訪於二相求大才以備任用二相力薦東之立命作相其推心不疑如此則向之任用之意可知矣豈非得任賢之術也一婦僭天下大號恣行凶虐尚以大權

付得其人久不禍敗為人君者能推誠任賢天下豈有憂患乎

廢武后

論曰舊唐史書武后傳位於中宗葢史官諱其事也然桓彦範傳書武三思以武后為彦範等所廢常深憤怨又於武后實錄書彦範請太后復辟卧不語事是廢之為實今迹其實事書東之彦範等遂廢武后所以明大法也唐之天下高祖太宗之天下也高宗傳受於祖宗

及其崩也以子託后后擅威權乃逼奪其位僣竊大號恣行兇悪毒流内外踰二十年不道至此若終身無禍何以作戒於後況實廢之安可諱也若以中宗武后之子也彦範等奉子而廢母於事不順是不達其理春秋莊公元年三月夫人孫於齊此莊公之母也以悖亂之事去其氏貶之則春秋之法可見矣武氏奪嗣君之位變唐國號凶威虐法為害歲久安得無所貶也況書廢武氏者廢其僣竊之號彊大之權復后之位爾復后位

所以奉祖宗之法豈不順乎故用春秋之法爲唐貶絶罪人且作戒於後也

韋后安樂公主進鴆帝

論曰中宗真天下下愚之人不可移之性也前代人君如太甲者中人之性爾始以失道爲大臣所廢遂能深思前過自新厥德暨復正位享國永年中宗即位之初過寵后父因大臣切諫有不道之言爲母所廢流離艱苦凡十五年賴祖宗功德入人至深天下之心繫於後

嗣故忠義之臣出死力以救始得復歸京師及正位昏庸之態又甚於前崇寵韋氏使預國政縱其姦惡一不為意忠臣諫而不納凶人進而得計賢者罹罪邪者受寵紀綱法度紛然無一條理是中宗歷憂患二十年未嘗修已也人情邪正都不曉也世事美惡都不辨也昬昬然何等人爾故復位數年孱惑如故豈非下愚之人不可移之性歟卒至凶婦逆女結邪謀而終由以至愚自貽其禍也

唐史論斷卷上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唐史論斷卷中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　鎔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劉　紳

唐史論斷卷中

宋 孫甫 撰

睿宗

景雲年

論曰古之人君即位必踰年而改元者先君之年不可不終也繼大位不可無始也一年不可二君也先君之年不終則後嗣急於為君而忘孝心矣繼大位無始則布政立事無以正本矣一年二君則國統不一而民聽

慼矣典法如是之重人君可不謹其事歟睿宗於中宗雖兄弟之序然繼其位則同於先君安得不待踰年而改元益大臣昧於經義而然也今書景雲年者不可分中宗所終之一年為二又不可記睿宗之始年謂之二年故變其例所以戒無禮而正不典也

傳位皇太子使主細務

論曰睿宗以次子平王賢而有功取內外屬望之意從長子辭讓之誠立為太子又以時多難上象示變知行

事不當天意遂傳位於子實大公之心安宗社之計也奈何為一妹所惑雖傳位而不授以政使太子稱帝而主細務自稱太上皇而斷大事此體豈正乎故養成一妹大惡致姦人黨附從而逆謀賴太子英果先事誅之不然內難可測乎葢睿宗雖大公之心而明斷不至也惜哉

玄宗

相姚元崇

論曰天子任輔臣非知其忠推誠待之何以責成功輔臣荷天子之知非素藴策畫通達時務盡節行之何以稱大用明皇之用相姚元崇之事君得其道矣初明皇以崇可相將名之張説輩譖言交結一不能動遂以大柄付之崇荷其信任之意力救時弊行之不疑數十年紛亂之政旬日而變紀綱法令皁然振起非君臣相得之誠至深至悉何以及此然為姚崇則易為明皇則難自中宗復位承武后暴政之餘且為韋庶人所制用姦

貪去忠良官職無叙紀綱大亂重以太平暴横不改其惡中外人心思治甚切崇有才智固能觀時事之弊知變之之術一日當國政順人心行之不難耳明皇居藩邸已憤時弊之甚即位之始鋭意求治任崇固宜但張說有輔翊舊勲素親倚方居左右與崇不協崇雖才過於說適在疎遠不任說而任崇此所以為難也嗚呼人主知疎遠之臣可用付以大柄推誠待之使盡其心以成開元治平之業後之人主固宜以此為用賢之法也

開元神武皇帝尊號

論曰古天子之稱曰皇曰帝曰王蓋稱其德也秦不顧德之所稱但自務尊極故稱皇帝然亦未有尊號也至漢哀帝始有聖劉太平之號此豈可為法乎高祖太宗各有功德俱無尊號高宗徇武后之意始稱天皇中宗從韋庶人之欲乃號應天二宗並為婦人所制網紀號令不由於巳其行事紛亂果合天理乎而稱曰天皇號曰應天是妄自尊大但取千萬世罪與笑耳明皇以賢繼

位祖宗善惡之事聞見固熟何故忘高祖太宗之實德襲高宗中宗之虛名葢臣下諂諛不守經義逢君之過而然也故所上表明言何必稽古此人臣不忠之言耳人君行事不可泥古之迹又不可不稽古之道泥古迹則失於通變之機不稽古道無以成大中之法況明皇英偉之主志氣雄俊臣下常以古道諷之尚慮越逸可得更言何必稽古以導其侈心耶

酸棗縣尉袁楚客上疏諫娛樂

論曰開元二年明皇方勤政治用才傑百度共舉內外無事實有承平之風聽政之暇頗事娛樂以人之常情觀之天子當承平之時稍自娛樂未為大過然深計遠慮之士已憂之矣葢人情大抵好逸憚勞志氣稍充目前無患鮮有不驕惰者驕惰不已憂患遂至此事勢之常也況萬乘之貴為天下所奉又當內外無事恃此自樂驕怠之志必從而生姦人窺其情益求美物作奇伎以奉之心說意快以寵其人一寵之則姦人之徒爭奮

其計矣姦人得計時政必壞日復一日亂亡自至此人君好逸樂之常勢也故楚客一窺明皇娛樂之意以太康失道不聽五弟所述禽荒色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之戒遂至失國秦穆公崇飾宫室由余譏其勞民能攺其過乃興霸業之事上疏言之以止驕逸之漸明皇雖容其言而娛樂不攺其意自以大功即位方任賢才致天下無事我娛樂何害哉所以忽其言不聽益明皇才俊性英豪向在藩邸歴知民間事觀韋庶人之黨勢危

社稷遂起兵討之能成大功茲乃感憤而為也及即位勵精政事委信賢佐命盡除前日之弊然英豪之性不能純入於道見時無事乃以娛樂為意殊不知娛樂浸久志意漸昏姦邪乘間以進自致危亂也但明皇雄才大畧雖務娛樂猶倚任正人以了國事德澤之廣入人甚深故久而後致天寶之亂若中材之主不及明皇才畧復不能任賢致天下無事如開元時稍縱娛樂不待久而亂矣或曰人主當天下無事時不可自樂乎曰天

下之大政務之廣堯舜至治之世尚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戒慎若此後世之治望堯舜遠矣一時無事得不慎其微乎然人主聽斷之暇宴樂以節游幸以時豈不樂乎況天下奉之意無不滿何必從禽獸廣聲色使姦人得以窺其欲耶後世必法堯舜常保儉德恐有不能但或嗜好於物不可使有形或倦怠於事不可使有迹外或有恩倖之臣權不可假内或有嬖寵之人言不可惑嗜好一形則小人極新美之事曲奉其欲而有

所希矣倦怠一露則邪臣陳安逸之趣迎導其意而有所要矣假恩澤之權則黨附必衆而擅恩威矣惑嬖寵之言則私謁盛行而政令撓矣明皇在位既久四事皆不能慎故起天寶之亂然則天寶之亂原於楚客上疏之年矣

盧懷慎遺表薦宋璟盧從愿

論曰太宗嘗賜魏徵手詔言晉何曾不忠之罪葢謂曾竊見武帝奢逸之心不能切諫但退有後言也觀懷慎

與宋璟等所言頗似何曾之意然懷慎與曾言同而意則異矣曾自以奢縱為時所譏見主之過默而不言此正保位爾其與子孫竊言又欲取名於後世也懷慎清儉有節性復公正非懷固祿寵之人也其主方勤政治未有深過但以高識見其萌芽不聞切諫此亦可責能與璟等深言且力薦之是使諫正於後以此論之懷慎與曾言同而意異也夫大臣德望有素無保位懷祿之迹若覩主微過而不言又能薦賢者諫正於後尚可掩

過如德望未著見主過而不言又不能力薦賢者使之諫正此懷祿固位之人雖竊一時富貴千載萬世識者視之當為罪人矣

用李林甫平章事

論曰帝王之命輔相或自知其人或大臣所薦必名德有素才能已試者始可協天下之望林甫先圖郎官源乾曜薄其才行不許郎官不可為則其人不賢衆所知矣及宇文融引之為黨歷中丞侍郎無一善績可稱雖

為韓休所薦休之言亦未必能信於主但武妃力士內為之助遂至大用爾假如明皇以林甫是韓休所薦休有一時之名其言雖可信豈不思武妃力士吾之嬖寵者也林甫為近臣能使嬖寵者為之言其人姦佞可知矣假如惑嬖寵之言不辯其佞既相之後能議何事況不知學術有何所長而任之也是林甫凡百奏請但能希意旨以取恩寵耳人臣奏請之事若有合於主意當攷其經世濟民理道明白始可無疑若事事合於主

意是明有所希而然也況本因嬖寵而用又奏請之事皆合已意凡帝王稍明理道者豈不復慮哉明皇天資不為不明一日昏惑都無念慮遂使姦臣擅權終亂天下則嬖寵之為患也如此夫帝王荷宗社之重主生靈之命不得賢輔何以興起治道求賢輔無他術必取名德有素才能累試者可矣若名德未著才能未彰但取嬖寵之言而命之以迎意希旨而任之是上忘宗社之重下輕生靈之命欲天下不亂不可得也林甫任用浸

久內則起大獄引楊國忠使倚貴妃勢以害忠良致其權力外則保任蕃將使專節制利其夷狄賤類無入相之路養成祿山凶㑹則天寶之亂林甫致之也噫天子一聽嬖寵之言任姦人相國以其迎意希旨而寵之遂起大亂巳罹播遷之禍民陷死亡之難後世人主得不戒之哉

張九齡請斬安祿山

論曰人君有忌心則賢者不能立事軍國之務至衆一

人之智固不能了必藉賢者謀議也賢者謀議多出衆人之見非英睿求治之君往往不諒其心或以忤意厭之或以立異惡之姦邪希旨之臣摭疑似之事從而讒毁則人君忌之矣既忌之不惟謀議難合且欲鬬一時怒氣多方沮之雖理道明白亦不從也賢者為人君所忌如此欲立事得乎九齡以高才直道居輔相之位值明皇倦於政治厭聞讜言方且倚任李林甫姦臣謀議固無所合及奏祿山逆狀此先覺獨斷之論非常人可

明其以將校敗衂請行軍法此有何難明之理況祿山素無賢名又無大功本以勇鋭可用今戰而敗衂則勇鋭亦不過人不知以何功德可贖罪也是明皇特以九齡議論堅正多所違忤又聽姦言讒間久有忌心因不從其言而沮之也噫賢者忠於國而君忌之謀議之事雖理道明白不從其言在賢者無負於國矣但人主内倚姦言外養大惡遷播之辱歸咎何人哉

刑罰幾措推功李林甫牛仙客

論曰或問開元二十五年明皇用姦人逐賢相戮直臣殺三子此國事大失人道幾喪也有何德化尚致天下訟獄希少曰國政善惡皆有後效明皇即位之初勵精政事得姚崇宋璟張九齡之徒繼為輔相盡心賛助故德化被於人間風俗既厚獄訟幾息及在位漸久怠於政治雖姦邪乗間而進尚有忠賢任事未至大害於政及罷免賢相専任姦人直臣言事遂遭殺戮三子無辜俱以譖死其他流貶者不可勝道此固君之大過但惡

在於內而未及於民前日為善之效流風未改故獄訟尚希也林甫自以專任經歲姦跡漸露取天下一善事掠之為功將以掩罪徐嶠輩小人得希其意妄托微物用為靈異上以固主心下以愚民聽明皇惑其事從而賞之自此擅威權起大獄姦惡日甚無所不為天寶之亂乃為惡之效也為君為相者勿以目前善迹便為已功當顧已之行事如何耳善惡之事未有不效者也

冊忠王為皇太子

論曰國之廢立太子可容易哉其立之也非嫡不可非長不可非賢不可開元初明皇立瑛為太子非嫡也非長也但以母善歌舞寵之遂立其子立之固容易耳然立之二十餘年名分久定雖不聞大善亦不聞有過又可容易廢之乎不惟廢之復殺之矣此雖武妃妖惑林甫賊計所致迹其本末亦由張説之過也明皇諸子皆非中宫所生也慎擇賢者立之可矣何必即位之初急立太子葢方寵瑛母用悦其意耳立之歳久中外不聞

其過人心有奉矣開元十七年忠王領河北元帥與百官相見張說退而言曰甞觀太宗寫真圖忠王奇表寔類聖祖社稷之福也太子在上而說稱忠王奇表比之聖祖事果便乎葢昭成方娠說侍讀東宮知其異事謂王當受天命故因事言之使衆知耳亦或有結王之意說事明皇不惟東宮之舊復賛先天監國之事情義至密非他相可比故任用以來言必從計必行觀忠王之事豈無密謀潛議也若果以瑛之才不能任唐事忠王

賢足以代之何不定計退瑛於藩而立忠王使父子之際無大過何得容稱忠王之善而無所定計計雖不定明皇意已移矣天子於太子有移意則嬖寵姦賊之言入之易爾以此論之豈非張說之過也不然二十五年張九齡以直被黜朝廷之士知明皇方惡直言林甫方肆凶計誰復開口敢謀國事明皇於林甫之言無不聽納惟立壽王瑁事不聽而卒立忠王也然瑛之才遠不逮忠王無以辯之但以國有太子而說稱忠王之美又

不贊定立子之計使處置得所終致明皇殺子之惡説無以逃其罪矣

用聚斂臣王鉷

論曰貞觀十年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奏銀坑事太宗惡其言利遂斥之不令立朝詳味當時致治之風堯舜何以加焉天子富有天下惟患德義之不充不患財用之不足貞觀中天子勤勞政治敦尚儉德非賢者不厚禮非功臣不寵賜内無嬖人專其恩外無姦臣竊其澤所

用固有節所斂固不厚但慮人才未盡用生民未盡蘇意常不足爾天子務德義如此所以言利之臣不能洽也天寶之初天子厭倦萬機日恣侈逸内有嬖人擅其寵外有姦臣導其欲恩倖寖廣用度日增常入之物不足以充其費必誅剥生民而後已此所以言利之臣必用於時也韋堅以渭運寵楊謹矜以積財進至王鉷任用則剥割極矣民以戍死邊追理舊課詔恩給復而廣收脚費寃痛之聲徧於天下鉷方以所聚之物謂之羡

餘納於內庫以奉天子私費嗚呼天子之費豈有私乎且天子為生民主民勤力以奉之財賦之入固有常數入既有常用得無節乎故行賞於人使內外稱之曰宜也施惠於人使內外稱之曰宜也今乃恣奢逸廣偏賜嬖寵之家競為借侈權倖之輩各極其欲是明皇用聚歛之臣割肌膚抽骨髓以快姦人女子之心爾快姦人女子之心而取天下之怨欲天下不亂不可得也王鉷聚歛極矣繼以楊國忠用事尤恣無名之取故明皇私

費滋廣而内庫盈積季年之亂復資盜賊之用是明皇寵姦巧之臣竆生民之力始則奉私慾終乃為賊資也世之論治亂者多謂繫之時數今以太宗明皇之事驗之太宗斥言利之臣而天下自治明皇用聚歛之臣而天下自亂然則治亂果繫於時數乎後之王者宜鑒於此

中官輔璆琳稱祿山不反

論曰人主信任中官無甚於明皇也祿山領三道兵權

勢力至重又請蕃將以代舊將反計可知楊國忠以貴妃之親極公相之位明皇寵信言無不從及奏祿山逆狀流涕言之是必欲感悟主心也然而明皇竟未之信潛使璆琳往察其狀是信國忠之意未及於中官也其意曰國忠我之寵丞相也但祿山有功不無忌嫉則其言未必忠於我也璆琳日在左右我所親信委之以事必盡忠於我也以此待璆琳之意過於國忠及爲璆琳所誤遂成大亂雖誅之何益後之人君信待中官者可

不慎哉

肅宗

李光弼斬御史崔衆

論曰將帥專閫外之事不行法不尚威固難以立功然行法尚威止以制服部下將士使一聽吾令盡力於事也若天子遣使於軍中有所違犯亦自戮之則置朝廷於何地況靈武初基大亂未定為將帥者固當盡忠義之心尊奉王室以起盛大之勢尚慮威靈未張安得為

强横之態以輕朝廷即崔衆奉詔交兵驕慢將帥此固有罪奈奉朝命何不論奏其狀乞行國法於時天子方倚注將帥無不從之理天子從之而行法則將帥尊朝廷威二事俱濟矣何至忿其無禮遽行軍法朝廷已任其人堅拒王命至言宣勑則斬中丞拜宰相則斬宰相此强横之甚矣且穰苴之斬監軍以苴起卑下未為將士信服故請君之寵臣監軍因其有犯而行法立威以濟國事非已有所忿也光弼受將帥之任功效已著威

名已高不待戮衆而三軍信服矣况衆為御史奉朝命交兵又非監軍之比以驕慢戮之是因忿而行法至有斬宰相之語豈非强横之態也將帥之臣遇朝廷微弱强横自恣此固跋扈者常事且光弼忠賢不當如是葢暗於大體忿而不思也光弼將帥之才傑出於時平賊之功高於諸將晚為讒人所間大節微虧葢不能去强横之態也惜哉

賊陷睢陽害張巡

論曰宰相舉事繫天下利害常盡大公之心尚慮智謀不周或至敗事況挾不平之意乎房琯之為相也與賀蘭進明有私怨進明帥河南既兼御史大夫是假風憲之威以重其任琯又用許叔冀為都將亦兼大夫均其官使不為下此宰相乘不平之氣舉事爾遂使睢陽危迫而進明不救忠賢數人為賊所害軍民之衆罹其荼毒或曰賀蘭進明好進之人巡遠功名既高固有嫉之之意雖無許叔冀爭權未必出兵救援則睢陽陷賊實

進明之罪不繫房琯之過也答曰進明先授攝御史大夫不滿其意遂極言排琯交憾愈深此固好進之人及帥河南權任甚重琯或慮其難制必用大將以分其權則當擇賢才任之使共力國事奈何叔冀一狡險人爲都將復重其官與節帥等是正使各尚氣勢不相下爾豈宰相大公之意也不然進明雖好進於巡遠功名不無嫉意當南霽雲求救忠義憤發言詞哀切足以感激於人稍異木石者必動心進明亦非全然凶狠不知情

義者安得絕無救意豈非有憚而然耶或曰韓愈作張巡傳後叙止言進明嫉巡遠聲威功績出已之上不肯出師不言叔冀事答曰愈叙張巡事以李翰所作傳尚有遺落據汴徐間老人所言者書爾老人傳當時事又豈能窺進明之情況愈所書止曰遺事故不盡其本末唐史高適傳載移書許叔冀使釋憾同援梁宋此事尤足證明則房琯挾怨用人致睢陽陷沒頗為得實嗟夫琯以時名作相不能立大功輔大業已負肅宗倚任之

意又挾怨用人致敗國事則琯之流落以没非不幸也後為相者戒之

烏承恩為史思明所害

論曰李光弼謀史思明事何不度事機不顧國體之甚思明為禄山逆黨罪不容誅但能從耿仁智忠義之言以范陽一道歸於朝廷雖險詐之心未可全信已能斬安慶緒之黨表歸順之節天子命之節帥封之王爵恩寵方厚未見復叛之迹何遽遣人圖之也若以叛逆之

罪險詐之情必不可留亦須國威兵力足以制服其心赫然命將誅之示天下去惡之法何至方降國命之際乃遣人為之副介使潛結部曲圖之此豈國體也况河北殘寇尚未平定叛逆之黨方觀國之恩信厚薄為向背之計思明既以歸順被寵隨而圖之使叛者決其計此又豈事機也使思明復叛大亂兩河毒生民敗王師凶勢之盛數年始平由茲失策矣噫光弼賢將謀乃如是之失後之謀國事者得不深慮之

九節度使討安慶緒

論曰用師不立統帥固鮮成功又況内臣監其事也慶緒反於東都兗勢已去雖有衆數萬尚據相州人心賊氣不同前日一子儀一光弼討之沛然有餘力何必二帥並命既以二帥俱元勲難於相統故不立元帥雖失用帥之法别無維制猶可成功何至假魚朝恩觀軍容宣慰之名朝恩内臣天子所親信者也天子親信之臣而觀軍容且復宣慰是主一時之事也既主其事必有

預謀畫作恩威取功名之意然子儀光弼以元勲自任必不曲從也諸鎮之將觀其勢肯不附託乎肯無畏避乎他將各自為謀子儀光弼盡力於事命令不能制於衆矣措置如是欲不敗不可得也故數月閒不能平定殘寇九鎮之師卒潰而歸河南之民大罹其毒由兹措置之失也

李峴降蜀州刺史

論曰肅宗逐李峴不唯為内臣所制亦昏暗然也峴之

名德為時信重作相未踰月謀論風采已能聳動中外及論毛若虛姦回致崔伯陽等無罪謫逐此固易明之事一縣尉捕捉殺馬坊卒非兇暴之甚安敢行法李輔國言卒之冤伯陽等按覆之具得其狀獨若虛附會輔國力言其冤肅宗不信伯陽等公正之言但憑若虛姦奏豈非為輔國所制既枉逐正人宰相辯之復以為累且對侍臣言峴專權逐之遠郡獨為寬法是果不能辯曲直察枉正昏暗之甚也輔國一閹人以護從微勞寵

用過分遂致强横撓亂國法公卿百官承附者衆峴既為相首論其狀輔國尋讓任用雖出忿意是亦知懼也一閹人强横天子不能制大臣不敢忤賢者作相首挫其鋒若任之歲時必能制其姦惡不至於甚峴方盡心國事無所畏避肅宗以為專權而逐之養成輔國之勢卒至大惡噫肅宗中興之主也以過寵内臣遂昬懵至此惜哉

代宗

僕固懷恩留賊將分帥河北

論曰僕固懷恩留賊將之降者分帥河北以為已援此固不忠之罪然觀其情有所憚而為之也肅宗寵信内臣為將帥之患郭子儀討平大亂收復二京元勲厚德天下瞻望但不與魚朝恩相協為其讒間遂罷兵權李光弼戰伐盡力動有奇功才謀忠勇冠於諸將亦為朝恩所撓致有敗衂懷恩前從子儀知其事矣後事光弼憚其嚴而不附遂與朝恩協議以敗其功又施其計矣

以李郭之功不能固其權任況他帥乎又觀代宗即位之始程元振輩用事於內甚於朝恩來瑱居將相之任一不從元振請託無罪而殺此懷恩所以不肯盡忠也若懷恩止慮賊平寵衰他無所憚則其父子力戰不踰年平定劇賊一門之內死王事者四十餘人此豈欲養賊乎何巳平大盜而存其餘孽是必有所憚而然爾人主任將帥使之盡忠有常道矣駕馭之術賞罰之典固不可失機會能不容權倖之人間其恩沮其謀使內有

所憚外無所撓天下有事即當大任而無他憂天下無事則荷眷寵而不衰替則盡忠者衆矣肅代皆寵内臣過厚待將相不至使懷恩猜貳自為身謀狡計一生河北非天子有矣

顔真卿降硤州

論曰君之逐臣也或自見其過或為人所言自見其過必無忌心可矣為人所言尤當覩其狀察其情也顔真卿立朝議論風節時無倫比元載作相方引用私黨惡

人之言遂請百官言事必先咨宰相而後上聞真卿極論其事以謂蔽塞言路過於林甫國忠時中外傳布稱真卿言爲當故載深銜之因真卿攝祭太廟以祭器不修言於朝遂誣以誹謗而逐之且祭器不修衆所共見況繫有司之事言之豈爲誹謗哉代宗雖非英睿之主亦非昏庸真卿之賢理宜知之載怨真卿之情理宜察之何不能辨其事而逐真卿豈非以載方擅權不能違其意乎代宗行事素尚寛厚且容宰相擅權而逐賢臣

則尚寛之為害也如此夫君之為國也必有駕馭大臣之術有主張賢人之力然後大臣不敢擅權賢人得以立事代宗不通是道故元載積惡真卿不容於立朝大歷之政法廢弛由此致也

李寶臣為馬承倩所辱復叛

論曰天子遣使方鎮所以禮將帥恩軍民察事機也非謹厚有識之人惡可充其任況方鎮承朝廷姑息養成跋扈之勢久矣一日有奉詔立功者遣使撫勞尤在擇

人天子但信任内臣不擇而使可乎河北自天寶末為賊所據至寶應中始平之僕固懷恩奏賊將之降者李寶臣田承嗣輩分帥諸鎮遂擁强兵署置將吏擅其土地不貢不覲交相親結勢不可破凡十餘年間朝廷止以目前未叛為安不能制馭也大歴十年田承嗣叛會李寶臣與之有隙表請討之代宗遂命出師寶臣果能與李正己破承嗣之衆擒其將歸之京師是讐怨已深功效已著此天賜之機使唐統制河北也於是時朝廷

當選賢明公勤之臣使勞其師恩其軍以厚禮安之正言諭之則前日桀黠之心必盡變今日已成之效必盡力乘勝破滅承嗣魏博自歸朝廷命賢帥守之實臣正已自以有功於國各荷恩奬欲不效順不可得也茍復跋扈必有一先動者別帥討之尤易為力豈非天使唐統制河北之機耶今乃使中官劉清潭勞賜將士所至高會不時進發故恩賞失時已沮三軍之氣矣又遣中官馬承倩宣勞寶臣無見貪愚之人不知廉恥不識事

宜寳臣遺之百縑承倩詬罵擲於道中寳臣慙怒復與承嗣相結正巳窺之亦不盡力於是玩養承嗣朝廷不能制不數年河北叛亂遂成横流之勢則天子任使内臣可不鑒哉

李栖筠卒

論曰天子擇宰相患不能知其人故所用或不賢賢者或不用代宗於元載知其不賢也於李栖筠知其賢也知不賢而久用之知其賢而不大用何哉大歷六年代

宗察載姦貪故任栖筠為御史大夫使制之自是數年栖筠雖盡公忠之節而載姦貪日甚卒不能制葢宰相任天下事御史大夫主風憲權固不侔況載內結倖臣外植姦黨使栖筠並相守道寡援尚慮未勝一風憲職誠難制之也代宗既知其賢胡不罷載而相栖筠何至使憂憤而終也必以載有內外之助未易可罷則內外之黨能惑人主始為之助代宗知載姦貪既巳不惑其黨安能為助既不能助又何憚而不罷也至十二年發

載罪誅之內援者戮外黨者逐又何難哉豈非稔載之惡俟其極而去之也殊不知稔其惡數年間亂國事害生民多矣葢代宗優柔雖察載之惡而斷之不蚤遂使姦臣大害於國賢者憂憤而終惜哉

德宗

開陵陽渠城原州

論曰楊炎為宰相論內庫之弊使財賦一歸有司言租庸之害定兩稅以便天下才力頗稱其任矣及建議浚

陵陽渠不從嚴郢之言以起民怨城原州不納段秀實之計以致兵叛何其自敗功業也宰相之任固當竭才力以興國事茍謀議未至安得不從人之善況浚渠之事嚴郢引內園種稻之費以明之利害甚顯何故不從其言也原州之議秀實請俟農隙興功是將安衆而立事又何故不納其計也不惟不從且仇其人矣益炎自恃才力方持大權不欲天下之人一違其議故樹威如此殊不思宰相之議繫天下利害必在於是爾未至於是

有違之者安得不從也從於善人稱賢矣已有賢名則何損才力何害大權乎茲至公之道也炎雖有才而心不公故不能成就功業卒至禍敗後之為相者戒之

楊炎貶崖州司馬賜死

論曰楊炎懷元載私恩仇劉晏而害之此固大罪正名誅之宜矣然炎之害晏本出私怨德宗殺炎又非公法始炎譖晏言嘗託附獨孤妃欲立韓王德宗不察虛實便以晏不利於已至遣使先殺晏後詔以忠州叛罪之

此君與相俱以私心殺害勲賢仍誣其罪用掩巳過是上欺於天下欺於人中外寃惜固不能已也炎懼人言之多奏遣腹心使於四方言殺晏之事本由君怒以解巳罪德宗聞之又惡殺勲賢之事在巳乃怒炎有意誅之若下詔述巳聽讒殺賢之過深自責雪晏之枉優加贈典正炎之事肆諸市朝猶可戒巳失道明國常憲使姦險者知懼忠憤者快心反擢用盧杞姦惡益甚於炎乃加炎他罪殺之此豈公也為君為相逞私欲如是相

欲無禍君欲不危難哉

陸贄論吐蕃疾疫退軍

論曰觀陸贄論吐蕃情狀不足助國討賊適足為患此賢者遠識也中國有事藉夷狄之力未有不為大患者服荒遠貧苦之俗習爭鬬賊殺之事一日引之中國彼窺其利必當動心也且高祖初起義兵得突厥數百人為助遂恃微功貪求不已後連歲入寇為關中患近十年高祖至欲遷都避之肅宗以慶緒之亂藉回紇助兵

雖與將帥同收二都至許之害生民取貨賄茲固中國之醜又歳許賂遺及以帝女下嫁僅得一二年無事及遣兵助攻相州諸鎮軍潰回紇亦奔此豈能必勝也代宗以朝義未平復藉回紇兵力雖得數千人來助驕横光悖元帥僚屬皆朝廷近臣多所鞭撻而死所過剽刼尤甚於賊賴僕固懐恩盡力始能同滅朝義代宗思賞姑息無所不至曽未數年巳入寇畿甸矣中國藉夷狄之力其患如此非特古事為驗乃唐事實然德宗孰聞而

親見也聞見而不能鑒又欲藉吐蕃之力益當賊泚之亂車駕播遷艱危之中復行誤計爾吐蕃桀黠甚於諸戎結贊好謀尤多姦詐德宗雖遣使賂遺促其發兵已與賊泚交通為觀變之計賴天祐唐祚使遘疾疫而退不然陸贄所慮進兵畿郊不却不前外奉國家內連兇逆兩受賂遺且恣剽刼王師不得伐叛庶民不得保生賊雖耗亡我亦困竭其勢至此唐祚危矣則中國雖衰不可假夷狄明矣不幸有事惟推至誠任人以激忠義

天下之大臣民之衆必能盡力於國苟藉夷狄之力未有不為大患也

盧杞姦邪

論曰李勉以盧杞姦邪天下皆知獨德宗不知所以為姦邪此勉知其一未知其二杞姦邪惑主固有其術其始未能辯也及以大罪貶竄德宗復念之此由性所合爾葢德宗性忌盧杞性險人臣希主所忌之意而行其險詐此固易合也當李懷光赴難奉天杞懼言已之罪

故沮其朝見致懷光怨望以叛德宗悟其事巳逐杞矣悟其事是辯其姦邪矣既辯而復念之葢當危難則不敢徇巳之情懼臣下不盡力於平賊也賊既平復歸京師又欲肆巳所爲顧朝廷之臣未有如杞能希其意者故念之念之必將用之豈非性有所合也賴忠賢力諫其事杞復早死不然杞必再用用則天下再亂矣人主性忌者宜戒之

李晟論張延賞過惡

論曰初德宗用延賞相舊史言李晟與延賞不協表論其過故改授僕射初疑以為晟恃功挾怨以沮延賞及詳其本末乃晟忠於德宗非恃功挾怨也晟雖一代元勲位崇官極常慕魏鄭公之為人思致君如貞觀之治事有當言犯而無隱至德宗相延賞表論其過者知延賞非宰相器也但德宗注意延賞必欲大用乃諭晟與之釋憾會劉元佐韓滉入朝以德宗意勸晟表薦延賞晟不得已言之此又見晟不敢恃功固拒主意為强臣

之態也延賞既相為德宗寵待言無不從齊映居相位雖無顯赫才業言事薦賢頗稱純直延賞嘗與不足逐之遠郡怒晟不解以讒言罷其兵權又忌柳渾忠直擠之罷相本嫉晟社稷大功欲用劉元佐李抱真收復河隴以高之遂建議減官收俸料以助軍既罷晟兵權抱真輩不平遂辭邊任又減官詔下衆言不便延賞復請量留員數以解謗讒作相數月鋭意報寃舉事輕脱如此固非宰相器則晟之表論其過豈非忠於德宗乎

但德宗好姦人必使延賞作相尚以早卒未能大害天下不然時政亂矣或曰李晟言延賞不可大用於主誠忠矣然將帥方成大功領兵權進退宰相可乎荅曰將帥賢如晟名德為下信服如晟者見天子命相非其人言之可矣不及晟者言之未免為强横也

疑忌李晟

論曰李晟自偏將至節度使謀無不成戰無不勝威名忠義為衆信服天子有將帥如此固可久任也况平大

亂爲一代元勲仁明之德忠直之節無賢不肖知之矣天子得不久任之乎德宗既委晟西北之任吐蕃畏之收河隴制諸戎必矣遂因入寇揚言以間晟且曰召我來何不具牛酒晟尋遣將出擊授以節制大破之以晟之元勲復有是功效稍有識者可辨吐蕃之情矣張延賞懷怨於晟承間譏之德宗遂惑罷晟兵權使奉朝請益德宗之性疑忌之甚也若止惑延賞譏言何故貞元三年罷晟兵權是年延賞死至九年晟死其間七年吐

蕃數為冦竟不任晟兵權但使奉朝請終身焉豈非忌晟之甚也晟之元勲令徳時無與比尚疑不任他帥窺之肯盡力乎他帥不盡力不惟邊患不弭據方鎮而復為跋扈計者往往有焉知天子疎忌賢臣少畏憚也聽讒忌賢其患如此後代觀之宜為深戒

宰相崔損便辟固位

論曰天子置宰相所以助治國事安社稷泰生民也徳宗用宰相但説奉巳爾崔損歴官清要無善可稱一姦

人裴延齡薦之遂用為相居位八年畧無能效惟過為恭遜兼事便辟以中天子意德宗雖知衆議不容寵之終身焉是不求助國但悅奉已者明矣助國之相非無其人德宗未嘗久用也如蕭復清潔守正才識高遠論張鎰必禍言官者干政識盧杞姦邪莫非深切姜公輔博學純正好論時事奏拘賊泚幾止其亂柳渾方直慷慨敢言憂平涼之會為戎所詐尋如其言陸贄善文辭識事機奉天作詔使武夫感激使懷光軍定李晟移軍

致專力平賊之議凡論天下事無不得其體要顧此數人者才能謀議咸有先覺至忠之効誠助國之相也德宗用之不越一年俱以罷免復加譴逐葢忌其言直又為姦人所間也賢者既逐小人任用故藩臣跋扈於外宦官專權於内法令不整朝綱日紊但容容然務行姑息之政以苟目前無事殊不知宗社辱矣生民病矣萬乘之體屈矣然人主多悅恭遜便辟之人者以其循嘿不忤於己為退静耳殊不知此類無才能無績效果退

靜何由得至左右也是必密為邪佞之計干進於時姦雄得志者以其附巳趨向相合引而進之矣人主悅此類何不思國之設官自宰相至百執事皆取其稱職苟不稱職但為恭遜便辟何補於事哉人主何不察人之本末而用之所用者有何才力立事有何勲勞濟物有何謀議助國有何風節著時由賢者所薦耶由權倖所引耶以事驗之賢不肖分矣若不驗以事但曰其人恭遜也人臣於天子豈有不恭之理但觀所為何如苟以

循嘿爲恭此正不恭之大者葢循嘿之人見君之過不
言也見事之失不救也時之安常保其寵時之危不預
其事姦人之意則曰我以不忤意得位君失道國不治
我之寵不衰何必忤意而自令失位也庸人之意則曰
我無才能君以循嘿而貴我君失道國不治豈我能救
哉姑嘿以固其寵爾此豈非不恭之大者乎忠賢則不
然見君過必言見事失必救其意曰我之君豈下古之
明王哉我賛助之必至於聖而後已君之聖則時安而

民泰我居位無媿矣若不言其過不救其失陷君於不明則時不安而民不泰我竊位之罪人也故盡心於國知無不為其意如是豈非恭之大者乎人君以忤巳反謂之不恭多踈棄之此不思之甚也雖然人臣固有美節可貴者如李靖在貞觀中任僕射功名盛大恂恂退遜似不能言李鄘在元和中風績甚高自淮南帥名為宰相知倖臣所薦竟辭不拜韋澳在大中間任京兆尹才望甚著宣宗欲命判戶部澳嫉縉紳貪位敗教堅辭

其任此可謂之退静矣若無才無力過事恭遜何足謂之退静此正姦雄固寵之術爾

唐史論斷卷中